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 / 刘绍铭著. —南京: 江苏教育出版社, 2006.5

ISBN 7-5343-7361-1

文... 刘..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47951号

- 出版者 **江苏教育出版社**
社址 南京市马家街31号 邮编: 210009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出版人 张胜勇
- 书 名 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
作 者 刘绍铭
责任编辑 熊娉婷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(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厂 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鹞路西 电话: 010-61232262
开 本 940mm × 640mm 1/16
印 张 13.75
字 数 126千字
版 次 2006年6月第1版
2006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18.00元
发行热线 010-62223842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新版序

刘绍铭

江苏教育出版社给我的四本散文集出国内版,席云舒先生要我写个序文说说因由。四本集子中,《吃马铃薯的日子》稿龄最长。1959年我从美国回到出生地香港,任教中文大学。课余之暇,想到当年因拿的学位不受香港政府“认可”,无法在港谋生,就凭朋友资助的一张船票,竟贸然出洋“留学”;想到带去的全部家当,交了一个月的房钱后就所剩无几,马上“一贫如洗”;想到当年不是老天爷照顾,开课前就找到唐人餐馆的侍者工作,一定会落得露宿街头的境地,最后逃不过移民局遣送出境的命运。

想着想着,也暗暗佩服自己当年因眼前无路不惜“孤注一掷”跑去美国的勇气。我幼失怙恃,初中念了一年后就自食其力,后来以自修生名义考入台大就读外文系;后来又“赤条条”地冒险跑到美国念研究院,终于在印第安纳(附註)大学完成

博士学位。我想着想着,自觉前半生不肯向命运低头在逆境中打滚的经历,记录下来,或许会对童年经历跟我相似的年轻人有鼓舞作用。想着想着,终于笔之于纸,以连载方式在香港的《大学生活》杂志发表。这么一说,已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了。

《一炉烟火》、《文字不是东西》和《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》,其文字性质跟《吃马铃薯的日子》大相径庭。独吃贵粥滋味如何,是“个体”经验,因此文字有自传成分。其余三集所载文章,取材随心所欲,当然乃有感而发。所能奉告国内大雅君子的,就是我无论写的是什么题目,文字都会如洋人所说的,怎么来怎么来,让各位“看得下去”。需要“脚注”、“尾注”、“剖腹注”、“追注”才能处理的那类学术文章,不会在这三个集子中出现。那类文章,应由学报承担。

因为我为人老派,所写文字自己看来有些地方确也食古不化。譬如说我不会称呼阁下为“亲爱的读者”。大家素昧平生,怎么“亲爱”起来?我也不会写出“热烈欢迎某某”这种句子,因为我相信文字的功能有时真的是遣译译白。既要“欢”迎,心情当然“热烈”,何必说多余的话?因为老派,所以在阅读英文商业信件时,不会想入非非,看到苗头就想骂。国内读者读我这种“另类”书写时,也许能读出一些“异国情调”的味道来。请以平常心处之,因为这是一个不懂“汉语言”的“旧人类”文体的特色。是为序。

圆用缘年 圆月 圆日

香港岭南大学

新版序

刘绍铭

江苏教育出版社给我的四本散文集出国内版,席云舒先生要我写个序文说说因由。四本集子中,《吃马铃薯的日子》稿龄最长。1959年我从美国回到出生地香港,任教中文大学。课余之暇,想到当年因拿的学位不受香港政府“认可”,无法在港谋生,就凭朋友资助的一张船票,竟贸然出洋“留学”;想到带去的全部家当,交了一个月的房钱后就所剩无几,马上“一贫如洗”;想到当年不是老天爷照顾,开课前就找到唐人餐馆的侍者工作,一定会落得露宿街头的境地,最后逃不过移民局遣送出境的命运。

想着想着,也暗暗佩服自己当年因眼前无路不惜“孤注一掷”跑去美国的勇气。我幼失怙恃,初中念了一年后就自食其力,后来以自修生名义考入台大就读外文系;后来又“赤条条”地冒险跑到美国念研究院,终于在印第安纳(附註)大学完成

博士学位。我想着想着,自觉前半生不肯向命运低头在逆境中打滚的经历,记录下来,或许会对童年经历跟我相似的年轻人有鼓舞作用。想着想着,终于笔之于纸,以连载方式在香港的《大学生活》杂志发表。这么一说,已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了。

《一炉烟火》、《文字不是东西》和《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》,其文字性质跟《吃马铃薯的日子》大相径庭。独吃贵粥,滋味如何,是“个体”经验,因此文字有自传成分。其余三集所载文章,取材随心所欲,当然乃有感而发。所能奉告国内大雅君子的,就是我无论写的是什么题目,文字都会如洋人所说的,怎么来怎么来,让各位“看得下去”。需要“脚注”、“尾注”、“剖腹注”、“追注”才能处理的那类学术文章,不会在这三个集子中出现。那类文章,应由学报承担。

因为我为人老派,所写文字自己看来有些地方确也食古不化。譬如说我不会称呼阁下为“亲爱的读者”。大家素昧平生,怎么“亲爱”起来?我也不会写出“热烈欢迎某某”这种句子,因为我相信文字的功能有时真的是遣译译白。既要“欢”迎,心情当然“热烈”,何必说多余的话?因为老派,所以在阅读英文商业信件时,不会想入非非,看到苗头就想喂。国内读者读我这种“另类”书写时,也许能读出一些“异国情调”的味道来。请以平常心处之,因为这是一个不懂“汉语言”的“旧人类”文体的特色。是为序。

圆用缘年 圆月 圆日

香港岭南大学

序摇摇言

黄子平

张爱玲说过的警句很多,令我看了悚然一惊的是这句:“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,到底还能读懂《红楼梦》。”听来就好像甲骨文专家或西夏文专家的沾沾自喜,实在也是在向一个“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”告别了。绍铭大兄的这本散文集,所收大部分为近年发表于报章专栏的“杂思”,即晚清民初以来随现代报刊而兴的“随感录”,篇幅不长而意思精悍,乃古人“笔记”、“劄记”文体之现代化。报纸者,“一天的畅销书”也,一纸风行以数十万份计,第二天就被弃之如敝屣,捆成一捆躺在楼梯拐角处。旧时还有人收去包糖炒栗子,如今连废品回收商也说再造纸经营困难,不太爱收了。所以每日里华文世界“随感录”一类的文字发表很多,却大都随风而散;文字能够留下来,编入集子,而

且有人爱读,且一读再读的,只能借张爱玲的话来感慨,说:“这一代人是幸运的,到底还能……”

刘绍铭烟雨平生,身兼文学教授、散文家、翻译家多重角色,出入于中外古今及方言国语之间,含英咀华数十年,对“文字的颜色”的敏感、敏锐、敏捷,于集子中诸篇章,几乎随处可见。这敏感,可分正反两面说之。先说“反感”的一面,又可大致细分为两类。一类是所谓“废话”,即鲁迅之“今天天气哈哈”或梁实秋之来访者见主人来开门后问曰:“您没有出门?”若是写论文,“毋庸赘言”(~~至矣~~)、“众所周知”(~~弃~~)、~~薄~~后边的一大段多半也是废话。旧小说形容美人“启樱唇 露皓齿”,当下“娱乐记者”形容美人“魔鬼身材”之类,更是等而下之者。看到废话别无他法,刘绍铭的建议是:跳过去不读就是了。另一类不那么容易对付,刘绍铭戏称之为“话语”。如简化字的过激派将张爱玲的《馥韵》印成了《余韵》,于是,袅袅不尽变做自恋自怜,韵味全失。或如“可读性”、“最大化”之类非“性”即“化”的欧化词语,虽有思果、余光中辈力挽狂澜多年,却也知回天乏力,不再“不排除”有纠谬的“可能性”了。“话语”的极致,是所谓“后现代吃语”(~~类~~),后现代学院派擅长化简为繁,有时到了化繁为吃到不说人话的地步,俨然圈内人的切口连篇,读了“教人心里发毛”,端的苦煞也要照葫芦画瓢交功课的莘莘学子。

其实,“废话”是日常沟通的润滑剂,不可或缺。阿城帮人

改电影剧本,据说主要的活计就是在适当的地方加一些“吃过了没有”之类的废话。小至邻里寒暄打招呼,大至开幕式或谢师宴致辞,倘若删除这些日常仪式中的废话,犹如看书只剩下了“书目提要”,句句精警却缺乏水分,生活将会干巴巴地无法运行。反之,倘若废话泛滥,汤汤水水没有多少干货,吾人对废话的警觉就显得分外可贵。譬如中国古诗,本是以“言志”和“兴观群怨”为大用的,后来演变成钱锺书所谓“牵率应酬”之物——从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(“赠内”、“悼亡”),从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(“怀古”、“吊古”),从旁人一直应酬到自己(“生日感怀”、“自题小像”),从人一直应酬到物(中秋玩月,重阳赏菊,登泰山,游西湖,皆“不可无诗”)。难怪古诗中的废话最多。我小时读说部演义,一到“有诗为证”的地方就跳过不读,本能地采取了绍铭大兄对付废话的阅读策略,良有以也。至于“话语”,吾辈学院中人,又入了“文学批评”这行当,不免还得时时与“话语”进退周旋。在我看来,活在文字还能令人反感的时代,到底也还是幸运。待到“什么都行”、“爱干啥干啥去”的年代,不再有人来“进行谈文字”,那才真是彻底的匪夷所思。

回头说这对文字正面的敏感。所谓“正面”,不单纯是一种肯定的感动,可能是轻微的触动,也可能是很大的震撼,也可能仅仅感觉到了某种好玩。引起这复杂感触的文字,又可大致分为三类。一是名字。人在欧美多年,方块字拉丁化了来称名道姓,难免有口舌不便的时刻。中国人百年来漂泊离散,汉语姓

名在欧美语境中称谓维艰,故连孔子(仲尼)都只好称做“先那”~~先那~~而杜甫(子美)则为“先那”~~先那~~韩愈(昌黎)则为“悦那”~~悦那~~了。反之亦然,西西小说中有神父为白发阿娥起教名为“砸那”~~砸那~~阿娥心想“罗刹女”怎会是“玫瑰”的意思呢。名可名,非常名,在跨文化语境的翻译中,最费斟酌。二是题目。绍铭大兄对篇章及文集的题目甚是着紧,总是推敲再三,务必令其“响亮”而容易被记住。他自认为合格的只有“灵魂的按摩”、“偷窥天国”和“吃马铃薯的日子”三题。这当然是律己甚严的苛求了。即以这本集子中的篇名而言,响亮而隽永者正复不少,“通人言兽语的年纪”、“两本坏书”、“穿香水”、“文学细胞”、“写不过自己”、“比和尚更和尚”、“依然故妳”等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题,“金漆屁股”更是粗豪撒野,大俗而雅者也。三是句子。好的句子令人眼前一亮,又可细分为两种。一种是“兀自燃烧的句子”,英语之所谓“贵那”~~贵那~~者,如钱锺书“天眼看红尘”的尖刻讽喻,或如张爱玲“因为懂得,所以慈悲”的哀矜妙喻;一种是虽不“燃烧”却因功底深厚,平淡而耐咀嚼的句子,如周作人的《北平的茶食》者是也,当然还有“一担炉火踏清霜”式的“董桥体”了。

对文字的敏感,会积淀到生命的记忆里,鲜明如昨。在《旧时香港》(见刘绍铭著《文字不是东西》一书)中,自然段每以“旧时香港”四字起句,回忆“四世纪”~~四世纪~~年代昔日风物,有一唱三叹之妙。有趣的是,除了“飞机榄”、“照田鸡”一二民俗街景,其余莫不与文字相关!如招牌,有叫“虫二”(“风月无边”)

的中环茶室。如喜联,曰“薄有文名惊四海,愧无旨酒宴嘉宾”,或“敢谓素娴中馈事,也曾攻读内则篇”。西片上映,银幕边有华文幻灯说明——“罗拔与珍妮双双堕入爱河”。片名中译,也都香艳得很:“六月六日断肠时”(闻时赠姚子墨操枣允稿)、“妾似朝阳又照君”(栽幕杂社粤译回译)。连官府布告也显文人吟风弄月本领:“随地吐痰乞人憎,罚款千元有可能。”最深刻的记忆竟离不开文字留下的印象。《我记得》一篇怀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,也突然记起当年有一位地方官的名字叫“林番王”因其别致而记得。

这就说到了“感人”。文字如何感人?感人到何等程度?刘绍铭自述其将英文小说译做中文的过程,最能传达此中情形。授课之余,读点与自己所教的科目无关的“闲书”。“谁料掩卷后终夜不能成眠,思之念之,无日无之,渐成胸中块垒,非吐不可。这种激动,从事创作的人,知之最稔。从事翻译的人,即无创作天分,但有回肠荡气的感受,亦人之常情。看了一首诗或一篇小说,觉得那位作者把你生平要说的话都替你说了,不但替你说了,比你说得更详尽、更有想象力、更有境界,你激叹之余,就把这位素昧平生,但深知我心的作者引为知己。”(《翻译与言志》)这正是文字感人的极致了。倘若把所有的阅读都看成是某种“翻译”(将作者文字“译为”读者心声),这种译者的“担当”便也是我等“普通读者”的感同身受。

试问此情此景,发生在哪年哪月?刘绍铭幽幽说道:在那

“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”。那年月,文学还不是“话语”。你夜读巴金的《家》,看到鸣凤投湖自尽那一节,顿觉天愁地惨。那年月,文学作品真的能感人。(作为对照,研究曹禺的专家绍铭大兄不会不知道,中央实验话剧院 1959年在台北上演话剧《雷雨》时,台上的演员悲痛欲绝,台下的观众却哈哈大笑。那时代,真的很远很远了……)

新世纪伊始,我也曾乍着胆子写过一篇以“时代”为题的短文,凑巧也说到了文学艺术不再令我们感动。面对文学与艺术,我们不再感动,也不知“体验”为何物。如今谁要是为一部作品而流泪,准会羞愧万分而在人前矢口否认。作品不再感动我们,不再刺痛我们,甚至不能激怒我们。所有的段落与细节,开头与结尾,旋律与乐句,悬念与高潮,反讽与戏仿,建构与解构,都被人用过了,用滥了。我们太了解所有这些文化工业、生产程序、批评术语、理论招数、行销策略、公关套话、游戏规则了。当务之急是抢占一个有利的发言位置,不管他是“边缘”还是“中心”,“少数”还是“多数”,“阴柔”还是“阳刚”。我们时代的口头禅是:“有无搞错!”“少跟我来这一套!”“你骗不了我!”(《精明正确的时代》)

这千字短文曾被贴在华东师大的网站上,毛尖博士跟了一个帖子,让她的学生们回忆,有哪些作品曾经让他们感动。我非常吃惊地看到,几天内学生们回了一百多个帖子,历数众多感动过他们的中外作品。这些新新人类大学生依然拥有的感

动令我感动了好久。这使我反省,吾辈如此悲观,向一个“时代”的告别是否太早了一点。即如我读绍铭大兄的散文集文稿,写下如许自认为既非废话也不“话语”的文字,如许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焉的文字,或许也正是一个“时代”依稀尚存的微弱的佐证。

目摇摇录

第一辑摇摇心中的长城

猿摇摇文学细胞

远 诗的功用

愿 成语与文字

员 有关文化的联想

员 有的是支那人的机会

圆 认同与执著

圆 同事·朋友

猿 金漆屁股

猿 入禅的境界

猿 轻薄文学

缘 阶级与民族

第二辑摇杂思录

缘 通人言兽语的年纪

缘 通识就是不偏食

缘 谢师宴

缘 两本坏书

远 醉读说书

远 《甲申年纪事》

缘 傅校长

远 英伦名士录

远 润笔沧桑

远 名摇摇牌

远 去中国的方法

远 穿香水

苑 忽然天国

苑 似笑非笑

愿 爱富族的银字儿

愿 大散文识小

愿 魔鬼身材

愿 可读原

愿 匿名信

愿 最后的一个

第三辑摇我记得

愿 我的第一步

愿 童年今昔

愿 写不过自己

愿 我记得

愿 怀念旧台北

第四辑摇传香火

愿 读翻译·学英文

愿 夏志清的人文精神

愿 余光中的缪斯

愿 细读《酒徒》

愿 褪色的玫瑰

愿 过癩的凄艳传说

愿 比和尚更和尚

愿 “欧罗巴合众国”

愿 依然故妳

愿 张爱玲教英文

愿 身世悠悠

愿 张爱玲的知音

摇源 | 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

袁远 另类张爱玲

袁泉 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

袁蒙 到底是中国人

后摇摇记

第一辑 摇心中的 长城